

古今中外 伟人智者 名言精萃

论行为

特邀顾问：

季羨林
张岱年
周一良
林耀华

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
王书良

国际广播出版社

特邀顾问：季羨林 张岱年 周一良 林耀华
主 编：史仲文 胡晓林 王书良

古今中外
智者名言
伟人精萃

——
论行为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6 号

责任编辑：郭 广

封面设计：林 良

书名	古今中外伟人智者名言精萃——论行为
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 王书良
出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唐山市胶印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9.5
版次	1993年11月第一版
印次	199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册
书号	ISBN7-5078-0980-2/C·25
定价	13.00元

《古今中外伟人智者名言精萃》编委会

特邀顾问:季美林 张岱年 周一良 林耀华

主 编:史仲文 胡晓林 王书良

主 审:吴绪彬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芸 王文治 王蔚玉 刘士文 刘金鉴 李忠田

何长华 张庆晋 庞 毅 武金铭 岳 斌 孟祥玉

孟繁义 章 良 颜吾芟 颜品忠

编录人:岳 斌 刘建强 翟 华 王 强 庞 毅 王蔚玉 曹桂秋 杨燕玲
唐正才 刘金鉴 陈留海 孟宪春 蒋 力 郭飞平 孟祥玉 张 英
徐东煜 罗葆春 舒小峰 王毅虹 李 越 宋兆芳 刘 卓 张天蔚
朱彤芳 高国欣 张崇婉 景 天 苏向杰 宋冬英 李 伟 邢亚萍
翟 军 黎家勇 王福建 许 兵 金 青 颜吾芟 麦桂演 李海林
程 钢 郭晓雅 李万山 史俊丽 翟 民 杨 伟 汤印萍 张晓彤
常法宽 颜品忠 杨 眉 冯中越 刘 岩 任路平 路日亮 赵秀池
陈 骥 高国范 谭乃立 邸建新 张凤林 郑际曜 何长华 张 莹
莫 茜 薛晓建 张松山 丁世英 王燎原 曲 杰 宫玉振 潘伯洲
张庆晋 李 涛 张 升 龚道明 孙京敏 王文治 潘艺霞 戚明钧
刘树林 丁 芸 蔡立新 马世义 张世祥 孟 杰 袁世坤 欧阳武安
张国藩 武金铭 王本兴 于 力 江 松 郭景斌 刘士文 孙建梅
王 涛 孟繁义 邢玉泉 纪士林 陈志杰 王 曼 朱迎红 史 建
王宪红 孙 航 关瑞鸿 毅宗平 张赛珠 马晴燕 兰颖文 高俊岭
焦 令 翟 霞 陈国志 刘洁荣 吴庆玲 毕 游 许行义 刘 杰
徐育民 史月光 林世良 刘泽君 关 梅 张春平 薛文湃 康树英
张庆伍 孙建华

编 选 说 明

本书从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 400 多位中外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等的浩繁作品中精选他们对行为的最精彩、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及言论,分为论行为、论处世、论功利、论竞争、论友谊、论情趣、论义务、论自律、论犯罪、论宽恕十大专题,不但可读性、实用性强,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文献价值,便于各种层次的读者查找资料、引述名言、写作参考和了解世界文化精华。

由于编选时间和资料所限,书中不乏遗憾之处,一些内容的分类也可能不尽准确,祈望读者见谅,并多多指教。在编选过程中,还参考了许多学者的成果和选用了大量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编委会

1992 年 5 月 4 日

目 录

论行为	
论行为.....	(1)
论处世.....	(33)
论功利.....	(69)
论竞争.....	(83)
论友谊.....	(96)
论情趣.....	(113)
论义务.....	(119)
论自律.....	(126)
论犯罪.....	(133)
论宽恕.....	(145)

论 行 为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中国〕《周易》上经乾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中国〕《周易》系辞下传

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

〔中国〕《礼记》曲礼下

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

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立则磬折垂佩。主佩倚则臣佩垂；主佩垂则臣佩委。执玉其有藉者则裼，无藉者则袭。

〔中国〕《礼记》曲礼下

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躬。”

〔中国〕《礼记》表记

善行，无辙迹；
善言，无瑕谪；
善数，不用筹策；
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
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是谓袭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
是谓要妙。

〔中国〕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七章

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中国〕《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年

邾庶其以漆、间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子，皆有赐于其从者。于是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曰：“子盍诘盗？”武仲曰：“不可诘也。纻又不能。”季孙曰：“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

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纻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为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阜牧与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纻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有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中国〕《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中国〕《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是行也，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

〔中国〕《春秋左传》宣公十一年

景公外傲诸侯，内轻百姓，好勇力，崇乐以从嗜欲，诸侯不说，百姓不亲。公患之，问于晏子曰：“古之圣王，其行若何？”晏子对曰：“其行公正而无邪，故谗人不得入；不阿党，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敛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故海内归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党，故谗谄群徒之卒繁；厚身养，薄视民，故聚敛之人行；侵大国之地，耗小国之民，故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众强，故天下不欲其强；灾害加于诸侯，劳苦施于百姓，故仇敌进伐，天下不救，贵戚离散，百姓不与。”公曰：“然则何若？”曰：“请辞重币，而诸侯附，轻罪省功，而百姓亲，故小国入朝，燕鲁共贡。”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道在人为，而失为己。为人者重，自为者轻。景公自为，而小国不与，为人，而诸侯为役，则道在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中国〕晏婴：《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中国〕《论语》学而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思可矣。”
〔中国〕《论语》公冶长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中国〕《论语》述而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中国〕《论语》述而

子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中国〕《论语》述而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蒞，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中国〕《论语》泰伯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中国〕《论语》泰伯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于绅。
〔中国〕《论语》卫灵公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也。”
〔中国〕《论语》卫灵公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中国〕《论语》卫灵公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中国〕《论语》卫灵公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中国〕《论语》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中国〕《论语》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中国〕《论语》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中国〕《论语》季氏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

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中国〕《论语》季氏

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

〔中国〕墨翟：《墨子》亲士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中国〕墨翟：《墨子》修身

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
〔中国〕墨翟：《墨子》修身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耶，鬼而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于此，其一人者，见子从事，不见子则不从事；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不见子亦从事，子谁贵于此二人？”巫马子曰：“我贵其见我亦从事，不见我亦从事者。”子墨子曰：“然则是子亦贵有狂疾也。”
〔中国〕墨翟：《墨子》耕柱

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中国〕墨翟：《墨子》耕柱

子墨子曰：“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中国〕墨翟：《墨子》贵义

子墨子曰：“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中国〕墨翟：《墨子》贵义

子墨子仕人于卫，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予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也。”
〔中国〕墨翟：《墨子》贵义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中国〕商鞅：《商君书·说民第五》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畏，民畏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中国〕商鞅：《商君书·开塞第七》

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

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中国〕商鞅：《商君书·修权第十四》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中国〕孟轲：《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中国〕孟轲：《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中国〕孟轲：《孟子》离娄章句下

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中国〕孟轲：《孟子》离娄章句下

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中国〕孟阿：《孟子》尽心章句上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

〔中国〕荀况：《荀子》儒效

为之无益于成也，求之无益于得也，忧戚之无益于几也，则广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顷干之胸中。

〔中国〕荀况：《荀子》解蔽

状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状童。圣人取童智而遗童状，众人近童状而疏童智。状与我童者，近而爱之；状与我异者，疏而畏之。而人未必无兽心，虽有兽心，以状而见亲矣；而禽兽未必无人心，虽有人心，以状而见疏矣。众人守一状以求至智，未可几也。

〔中国〕列御寇：《列子》黄帝篇

圣人以智笼群愚，亦犹狙公之以智笼众狙也。名实不亏，使其喜怒哉！

〔中国〕列御寇：《列子》黄帝篇

善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尽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测之哉？

〔中国〕列御寇：《列子》黄帝篇

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虚实、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虚实，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与不量，料与不料，度与不度，奚以异？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则全而亡丧。亦非知全，亦非知丧。自全也，自亡也，自丧也。

〔中国〕列御寇：《列子》力命篇

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为鸡狗禽兽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则危辱及之矣。

〔中国〕列御寇：《列子》说符篇

至游者，不知所适；至观者，不知所眠。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观矣，是我之所谓游，是我之所谓观也。

〔中国〕列御寇：《列子》仲尼篇

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入城，移兵而攻齐。陈轸为齐王使，见昭阳，再拜贺战胜，起而问：“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陈轸曰：“异贵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而。”陈轸曰：“令尹贵矣！王非置两令尹也，臣窃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得入城，不弱兵，欲攻齐，齐畏公甚，公以是为名居足矣，官之以非可重也。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昭阳以为然，解军而去。

〔中国〕《战国策》卷九齐二·昭阳为楚伐魏

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钩，篡也；遗公子纠而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乡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终穷抑，幽囚而不出，惭耻而不见，穷年没寿，不免为辱人贱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过，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曹沫为鲁君将，三战三北，而丧地千里。使

曹子之足不离陈，计不顾后，出必死而不生，则不免为败军禽将。曹子以败军禽将，非勇也；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知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与鲁君计也，曹子以为遭。齐桓公有天下，朝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于坛位之上，颜色不变，而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丧，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动惊骇，威信吴、楚，传名后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节，死小耻也，以为杀身绝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终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业与三王争流，名与天壤相敌也。公其图之。

〔中国〕《战国策》卷十三齐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一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不敢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中国〕《战国策》卷十四楚一·荆宣王问群臣

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中国〕《战国策》卷十七楚四·庄辛谓楚襄王

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忠无过罪，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中国〕《战国策》卷十九赵二·武灵王平昼间居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中国〕《战国策》卷十九赵二·武灵王平昼间居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

〔中国〕韩非：《韩非子》初见秦

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中国〕韩非：《韩非子》主道

十过：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复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國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中国〕韩非：《韩非子》十过

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

〔中国〕韩非：《韩非子》孤愤

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

〔中国〕韩非：《韩非子》劫弑臣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中国〕韩非：《韩非子》劫弑臣

事有举之而有败而贤其毋举之者，负之时也。

〔中国〕韩非：《韩非子》说林下

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

〔中国〕韩非：《韩非子》观行

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

〔中国〕韩非：《韩非子》观行

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中国〕韩非：《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处，是倒义而逆德也。倒义，则事之所以败也；逆德，则怨之所以聚也；败亡之不察何也！

〔中国〕韩非：《韩非子》难四

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

〔中国〕韩非：《韩非子》八经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中国〕韩非：《韩非子》五蠹

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强者，失之弥远。

〔中国〕吕不韦门下之士：《吕氏春秋·论人》

凡论人，通则观其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持，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

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污，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中国〕吕不韦门下之士：《吕氏春秋·论人》

辩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辩者，为其由所论也；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所贵法者，为其当务也。

〔中国〕吕不韦门下之士：《吕氏春秋·当务》

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

〔中国〕吕不韦门下之士：《吕氏春秋·爱类》

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

〔中国〕吕不韦门下之士：《吕氏春秋·爱类》

贤者之事也，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此忠臣之行也。贤主之所说，而不肖主之所不说，非恶其声也。人主虽不肖，其说忠臣之声与贤主同，行其实则与贤主异。异，故其功名祸福亦异。异，故子胥见说于阖闾而恶乎夫差，比干生而恶于商、死而见说乎周。

〔中国〕吕不韦门下之士：《吕氏春秋》不苟

万物不同，而用之于人异也，此治乱存亡死生之原。故国广巨，兵强富，未必安也；尊贵高大，未必显也；在于用之。桀、纣用其材而成其亡，汤、武用其材而成其王。

〔中国〕吕不韦门下之士：《吕氏春秋》异用

大夫曰：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

〔中国〕桓宽：《盐铁论》非鞅第七

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虽在刑戮中，非其罪也。

〔中国〕桓宽：《盐铁论》非鞅第七

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是盗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城。

〔中国〕桓宽：《盐铁论》晁错第八

夫药酒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中国〕桓宽：《盐铁论》国疾第二十八

王子晋云：“佐饗得尝，佐斗得伤。”此言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凡损于物，皆无与焉。然而穷鸟入怀，仁义所悯；况死士归我，当弃之乎？伍员之渔舟，季布之入广柳，孔融之藏张俭，孙嵩之匿赵岐，前代之所贵，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报仇，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已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

〔中国〕颜之推：《颜氏家训》省事第十二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年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徵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中国〕《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

〔中国〕《贞观政要》卷三择官

又时有小事，不欲人闻，则暴作威怒，以弭谤议。若所为是也，闻于外，其何伤？若所为非也，虽掩之，何益？故谚曰：“欲人不知，莫若不为；欲人不闻，莫若勿言。”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闻，此犹捕雀而掩目，盗钟而掩耳者，只以取消，将何益乎？

〔中国〕《贞观政要》卷五公平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勩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

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王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谏，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荣，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波，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闻于四邻，如此者，忘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

〔中国〕《贞观政要》卷三择官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中国〕慧能：《六祖坛经》决疑品第三

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吾与大众，作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中国〕慧能：《六祖坛经》决疑品第三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中国〕韩愈：《韩昌黎文集》原道

行与义乖，言与法违，后虽无害，汝可以悔；行也无邪，言也无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恶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为；思而斯得，汝则弗思。

〔中国〕韩愈：《韩昌黎文集》行箴

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四维论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四维论

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非国语神降于莘

泰侈之德恶矣。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非国语聘鲁

君子之为也，动以谋国。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非国语董安于

吾固知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也。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断刑论

夫所谓远间亲，新闻旧，盖言任用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大矣。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六逆论

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其书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

圣人褒贬予夺，唯当之所在，所谓瑕瑜不掩也。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夫伪孝以奸利，诚仁者不忍撻过，恐伤于教也。然使伪可以利而利可冒，则教益坏。若然者，勿与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

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过则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过制而不除丧，宜庐于庭。

〔中国〕柳宗元：《柳河东集》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

窃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

〔中国〕陆贽：《奉天论赦书事条状》

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

〔中国〕欧阳修：《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

人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中国〕欧阳修：《与交司谏书》

违众举事，又不审计而轻发，其百举百失而及于祸败。

〔中国〕欧阳修：《为君难论》

行矣慎所游，恶草能败兰。

〔中国〕欧阳修：《送孔秀才游河北》

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

〔中国〕苏轼：《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

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两言而足，正则用之，邪则去之，是则行之，非则改之，此理甚明。

〔中国〕苏轼：《论时政状》

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未服而事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

〔中国〕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

知无不言，言无不行。

〔中国〕苏轼：《策略第三》

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

〔中国〕苏轼：《策略十二》

手插鱼篮，避不得腥。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第八十六回

口说无凭，做出便见。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第四十九回

起头容易结梢难。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十六回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中国〕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七回

吃食少添盐醋，不是去处休去。要人知重勤学，怕人知事莫做。

〔中国〕冯梦龙：《全像古今小说》任孝子烈性为神

事非于己休多管，话不投机莫强言。

〔中国〕冯梦龙：《醒世恒言》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

〔中国〕冯梦龙：《全像古今小说》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

〔中国〕冯梦龙：《全像古今小说》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眼见方为的，俨传闻未必真，俨若信传闻语，枉尽世间人。

〔中国〕冯梦龙：《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新郎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俨若思安定辞，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动则民不与也，以语则民不应也，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成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中国〕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六·毋不敬

圣人有欲，其欲即天之理。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学者有理有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治民有道，此道也；倍友有道，此道也；顺亲有道，此道也；诚身有道，此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也。

〔中国〕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

易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言者，动之法也。拟以言，非浮明之可以言而即言；则如其言之议以动，非智之可以动而为动；道之所以定，学之所以正也。

夫言者因其故也，故者顺其利也。舍其故而其新，背其利用而诡于实，浮明之言兴而。智之动起。庄生曰：“言隐于荣华”，君子有取焉。后世喜如纤妙之说，陷于佛、老以乱君子之学，皆荣华之言，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可弗谨哉！

〔中国〕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召诰无逸

大丈夫相时而动。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回

一动不如一静。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登高必跌重。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第十三回

守如处女，出如脱兔。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三回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儿粥来。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五回

病笃乱投医。

〔中国〕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陶；无湘、无淮；无知、无战。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蠢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易曰：‘泽灭木大过君子独立不惧，惟其独立’。所以能不惧也。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惟其独立’。所以既和又不能同，既群又不能党也。此鄙人之解经，即鄙人自处之道。

〔中国〕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书札一

然其事必自通力合作始。通力合作者，同事而相助也。十手而牵一，十足而举一碓，使不如是，事之不举者众矣，乌致有余而为易乎？

〔中国〕严复：《原富》部甲篇一

世固有以人生动作一切谓之行为者，而论理学之所谓行为，则其义颇有限制，即以意志作用为原质者也。苟不本于意志之作用，谓之动作，而不谓之行为，如呼吸之属是也。而其他特别动作，苟或缘于生理之变常，无意识而为之，或迫于强权者之命令，不得已而为之。凡失其意志自由选择之权者，皆不足谓之行为也。

是故行为之原质，不在外现之举动，而在其意志。意志之作用既起，则虽其动作未现于外，而未尝不可以谓之行为，盖定之以因，而非定之以果也。

〔中国〕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学修身教科书

盖人之行为，常含有多数之原因：如遗传之品性，渐染之习惯，薰受之教育，拘牵之境遇，压迫之外缘，激励之感情，皆有左右行为之势力。

〔中国〕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华工学校讲义

意志之表现为行为。行为之中，以一己的卫生而免死、趋利而避害者为最普通；此种行为，仅仅普通的知识，就可以指导了。进一步的，以众人的生及众人的利为目的，而一己的生与利即托于其中。此种行为，一方面由于知识上的计较，知道众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独生；众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独利。又一方面，则亦受感情的推动，不忍独生以坐视众人的死，不忍专利以坐视众人的害。更进一步，于必要时，愿舍一己的利以去众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别，一己生死利害的关系，统统忘掉了。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

〔中国〕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六集美育与人生

在这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

共产党党员自身若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行为，或当劳动运动危急时畏缩不前，共产党便应该立刻驱逐这种的败类的党员出党而毫不顾恤。必

如此才算是真的共产党，不然便是假共产党。

〔中国〕陈独秀：《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采取的态度》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中国〕鲁迅：《我之节烈观》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

〔中国〕鲁迅：《恨恨而死》

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

〔中国〕鲁迅：《忽然想到（三）（四）》

学生自治，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

〔中国〕陶行知：《陶行知全集》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

〔中国〕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科学的生活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导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并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中国〕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致汤尔和》

好人做官，自然不是为名利。为什么呢？为的是有一个做点好事的机会。

〔中国〕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致范源濂

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得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任公早年有“饮冰”之号，也正是一个热病者。我对于名利，自信毫不沾恋。但有时候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愤诵，笔手

扰”，最足写此心境。自恨“养气不到家”，但实在也没有法子制止自己。

〔中国〕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致周作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

〔中国〕胡适：《尝试集》尝试篇（代序二）

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

〔中国〕胡适：《尝试集》尝试篇·序

据我个人的意见，批评如果是对于十恶不赦的敌人，自当别论。如其不然，则应当生于一种渊深的同情。父母爱儿，见他有错误时，不惜打他骂他。但他们的打骂是以爱为根据的，是有一掬的眼泪为其调和剂的，所以受他们责楚的儿女也少有实心怨恨他父母的人。我想批评家的态度也当如是。批评家总当抱着博大的爱情以对待被批评者，或其他的对象，不当存一个“惟我独醒”的成见来拒绝人于千里之外，至于隐姓匿名，含沙射影之举，更表示得自己卑怯了，这更可以不必。批评如果出于同情，出于对于人的爱意，即使辞意峻严，形近攻击，但也可以问心无愧，可以放诸四海而无隐。

〔中国〕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我们今天自然是应该建立批评的时候，但要建立批评，必须建立自己的诚意。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今天我们做人的标准，也就是做批评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明是非，分敌友，诚爱憎，慎褒贬，这都是原则上的问题。但还不够，还须衡轻重，争缓急，别错综，权利害。友人而偶犯错误，敌人而貌如和善，这是我这儿所说的错综。两利相权，取其大者；两害相权，取其小者；这是我这儿所说的利害。我们做到了这些，还得遵守一个禁条便是不许夹杂丝毫个人的意气。批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虽不高于创作，但也决不低于创作。没有充分的研究，通盘的衡量，适度的表达，批评实在是不能轻易写作的。无条件的“一团和气”固然不好，无条件的“一团火气”更加糟糕。它不仅会糟蹋了批评，而且会糟蹋了朋友，糟蹋了自己，糟蹋了一切。

〔中国〕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

本来做人行事，只要具有责任心，各就性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以贡献于社会，原不当受第三者的干預。

〔中国〕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艺论集序》

无论古今，所谓道德教条没有不崇公而斥私的。那些只顾为私的人，如果他们曾经接触过道德教条，

一定也能说出为公的好处。可是他们在实际上只顾为私，根据“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说法，可以认为他们的知只是未知，能够说出为公的道德跟好处，只是空口说白话，装点门面罢了。

〔中国〕叶圣陶：《叶圣陶散文》革自己的命

辨别既明，意向一就是爱与恶——自然不至于不得其当。意向得其当，发而为行为，自然不至于有多大错儿，于是，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国〕叶圣陶：《叶圣陶散文》四个“有所”

人性是贪吝所支配的。如果你们行善而且敬畏，那么，真主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阿拉伯〕《古兰经》4：128

他们问你他们应该怎样费用，你说：“你们所费用的财产，当费用于父母、至亲、孤儿、贫民、旅客。你们无论行什么善功，都确是真主所全知的。”

〔阿拉伯〕《古兰经》2：215

如果你们远离你们所受禁的一切大罪，我就赦宥你们的一切罪过，并使你们得入一个尊贵的境地。真主使你们互相超越，你们当安分守己；不要妄冀非分；男人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妇女也将因她们的行为而受报酬；你们应当祈求真主把他的恩惠赏赐你们。真主确是全知万物的。

〔阿拉伯〕《古兰经》4：31—32

以物配主的人群起而进攻你们，你们也就应当群起而抵抗他们。

〔阿拉伯〕《古兰经》9：36

“鸭子！你好生提防，别教人的言语欺骗了你；因为人是诡计多端、花言巧语的动物，他会像狐狸一样地欺骗你；因此，你需要提高警惕，加倍提防。你要知道；人有种种办法，能从海中捕捉鲸鱼，从陆上捉住大象，从空中射落飞鸟；人对动物的危害向来是不轻易放松的，无论空中的飞禽，陆上的走兽，全在他的危害范围之内。这就是我所听到的关于人类的欺骗行为，我全都告诉你了。”

〔阿拉伯〕《一千零一夜》鸟兽和木匠的故事

“诚实固然全是美好的，但什么样的诚实是丑恶的呢？”

“拿自己所有在人前夸耀、自矜是丑恶的。”

“丑事中最可耻的是什么？”

“自身本来没有一技之长，却偏要向人虚夸、自矜是最可耻的。”

“什么人是最愚蠢的？”

“只注重吃喝，毫无志气的人是最愚蠢的。”

〔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国王精理尔德和太子瓦尔德·汗的故事

出自内心的言语，才是最真实可靠的。

〔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古人说得好：“强霸者毁其身，狂妄者悔无济，谨慎者保其身。”中庸、适度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品性，礼貌是成大事立大业的秘诀。

〔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狐狸和狼的故事

“撒谎骗人的行为，对达官贵人来说，是卑鄙可耻的，对帝王将相来说，更是奇耻大辱……须知撒谎是有害无益的，它给人带来的只会是仇恨、愤怒和不可思议的后果。”

〔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叔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

你若不屑以财产行善积福，
便是毁了自己的前途。
你若想从你的钱财得到好处，
待人应象真主待你那样大度。

阿拉伯人说：“你应行善，但不要言说，你的善行终会为你带来酬报；”

也就是说：“你施舍，但不求感激，善行会给你带来利益。”

假如善行的大树根柢坚牢，繁茂的枝叶将会上接苍天；

假如上面的果实你愿尝到，
莫用夸耀的利斧砍倒树干。

假如你能为善不倦，
你应感谢真正的恩惠。
决不可妄加揣测，
因为这要经过长久的岁月，
才能见出他内心的卑劣。

〔波斯〕萨迪：《蔷薇园》第8卷论交往之道 44节

假如你是王臣，不要自满，
应当感谢你的地位。

〔波斯〕萨迪：《蔷薇园》第8卷论交往之道

作恶的富人是镀金的泥块；诚正的圣徒是蒙土的丽人。前者有如法老缀满珍珠的锦衣；后者有如摩西的旧袍。好人虽然贫困也可喜，恶人发迹只会愈如堕落。

他若不肯救济别人的贫苦，
只守着他的财产地位，
将来到了天堂的华美住处，
他将作为贫穷卑微。

〔波斯〕萨迪：《蔷薇园》第8卷论交往之道

你不要伤害任何一个人，
也不要走那荆棘的道路。
你肯救济别人的危困，
才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波斯〕萨迪：《蔷薇园》第1卷论帝王言行

有一个人非作歹，走入歧途。真主以慈悲的明

灯为他照路，引他回到一个善人的团体里来。他受着那班圣徒言行的感召，潜移默化，渐渐弃邪归正，终于不再染指世俗的欲乐了。可是人们仍继续指责他，认为他还和过去一样，不肯相信他的信心和善行。

忏悔虽能免除上天的惩罚，
却无法摆脱人们的责骂。

他对这些诽谤，忍无可忍，便向团体里的教长告状说：“别人讥笑我。”教长叹息说：“你比他们设想的既然好得多，不正是可以庆幸的事吗？”

你常说那些存心不良的人，
专爱对你百般挑剔；
他即使咒你死，对你怀恨，
又有什么关系？

你若正直，不要怕人诽谤；
你不要自己作了坏人，
却要人家当作好人表扬。

可是你看我！我虽然被大家推崇备至，其实却差得很远。

假如我的言行完全相符，
早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圣徒。”
他的行为虽然能把邻人瞒住，
无论怎样也瞒不过真主。

我把我的户门紧闭，
不让别人知道我的过失；
我又怎能瞒得住你，
你能看见一切隐微的事实。

〔波斯〕萨迪：《蔷薇园》第2卷记僧侣言行

要做善事，不要以恶对恶。如果有人做了恶事，也不要以恶报恶。永远行善。恶必将被善所战胜，非正义必被正义所战胜。

与任何人也不要斗争，要克制愤怒，充满爱和宽容，公正地对待一切人。让爱作为你对待他人的行为准则。

要日日夜夜地训练自己，克制自己，并把正直作为生存的目的。凡是能抑制自己的情感和理智的人，就不会有悲伤和痛苦。凡是不能抑制自己的人，就处处受苦。

凡希望人类幸福的人就应当象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你们应当爱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所爱的事情也会使你们高兴；你们应当避免仇恨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他人的仇恨也会使你们痛苦。做任何事情时，你们都要拿别人与自己相比，因为你们有苦乐，一切人也都有苦乐。这样的行为才是实现幸福的手段。

〔印度〕泰戈尔：《自传》

一切不合时宜的行为都会受到非议。

〔古希腊〕伊索：《伊索寓言》“蜗牛”

做坏事的人如果是受别人唆使，我们就不应该责备他，而应该责备唆使他的人。

〔古希腊〕伊索：《伊索寓言》“沉船者和海”

我们应该避免和坏人交往，免得被认为同他们的

坏事有牵连。

〔古希腊〕伊索：《伊索寓言》“捕鸟人和鹈鸟”

反击第一批来犯者，别的人就会有所畏惧。

〔古希腊〕伊索：《伊索寓言》“被践踏的蛇”

做事遇到风险，退让比硬顶更稳妥。

〔古希腊〕伊索：《伊索寓言》“大树和芦苇”

浅薄的人听了无论什么话都大惊小怪。

〔古希腊〕赫拉克里特残篇

人们不懂得怎样去听，也不懂得怎样去说。

〔古希腊〕赫拉克里特残篇

也不能象父母膝下的儿童那样行事，就是说，不要一味单纯地仿效。

〔古希腊〕赫拉克里特残篇

任何事情如果着急的话，那总是要失败的；而失败又常常会引起严重的损害。可是待机行事却是有利的；这利益在目前虽然还看不出来，但到一定的时候它是会显示出来的。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七章

诽谤是一件极坏的事情。因为在诽谤当中，关系到两个人；一个是做坏事的人，一个是受害的人。进行诽谤的人，在别人不在的时候说他的坏话，这样便伤害了别人，而在知道全部真象之前便完全相信对方的话的那个人，也同样是做了不正当的事情。而由于不在场因而并没有听到别人说到他的话的那个人就受到了双重的损害，因为一个人诽谤他，而另一个人又把他看成是坏人。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七章

能想出好办法的人和愿意听从别人提出的好办法的人，他们的价值是相同的。虽然你具有这两种优良的品质，可是和坏人的交往成了你的持身之累。这就和海洋一样，人们常说它在万物当中本来对人是最好用处的，然而向海上袭来的烈风却使它无法顺从它自己固有的本性。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七章

既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也不要对每一种面临的情况都加以同样严重的考虑。因为，假如不拘在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与其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害怕，结果没有遭到任何危险，那在我看来，反而对一切可能的情况抱着坚定的任何意见，而你自己却又不能提出确实的办法，则你的一方面便势必要和那提出相反意见的人一样，同样会是错误的。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七章

当人们因恐惧而生怀疑的时候，他们暂时喜欢听那些合于他们情感的言词，便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他们就按照他们的利益而行动了。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七章

坦白是精神独立不倚的特征，而专门找好机会则是一种冒险的举动。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自愿的辛苦，使我们能较容易地忍受不自愿的辛苦。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人们总是把错事记得比好事更牢些，而这样是好的。真实，正如不应该称赞那把受人之托的财物还给别人的人，而应该谴责并处罚那不还的人一样，对于官吏也说这样。因为把他选出来本来不是叫他来做坏事，而是叫他做好事的。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摹仿坏人而甚至不愿摹仿好人，是很恶劣的。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冒失地去干预别人的事而忽略了自己的事，是可耻的。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一切都靠一张嘴来做而丝毫不实干的人，是虚伪和假仁假义的。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做了一件可耻事的人，应该首先对自己觉得惭愧。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对一切都要说，而丝毫不顾听，就是一种过分的野心的标志。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恰当的比例是对一切事物都好的，不论豪富或赤贫在我看来都不好。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让别人来称赞比自己称赞好。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如果某些称赞你看来显得不能接受，就把它看作阿谀吧。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命运是最阔绰然而很无常的，关于自然，则自满自足。所以自然总能以它那些比较差，然而很可靠的手段，赢得那些伟大的希望。

〔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残篇

一个人对青年所做的最大坏事，莫过于使他习于轻佻，轻佻产生出那种引人作恶的欲望。